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三回 練工夫霧擁峨嵋山 起交涉鐘動伏虎寺

話說孫耀庭腳不點地的到了石床跟前，只見老頭從袖中摸出一個燒餅模樣的東西來，遞給他道：「我這裡沒有飯討，你肚子餓了，就吃了這個餅罷。」孫癩子雙手接著吃下肚去，登時不但不覺得肚中饑餓，並且分外精神了。當即聽那老頭問道：「你這小叫化是從那裡來的？如何會跑到我這洞裡來討飯？」孫癩子答道：「我是看牛的，不是討飯的。我騎在牛背上正待回家，走到半路上，牛忽然如發了狂一般的回頭飛跑，直跑到這山上才停住。天又下起雨來，我為避雨，就爬進這裡面來了。」老頭答道：「你在誰家看牛？」孫癩子說了那家主的姓氏和小地名。老頭似乎不懂得，又問道：「你那地方歸那縣那府管轄？」孫癩子答道：「歸瀏陽縣管轄。」老頭現出沉吟的神氣，說道：「瀏陽縣不是在湖南長沙府境內嗎？此去至少也有一千里路程，如何就跑到這裡來了？」說時，伸手撫摸著孫癩子的頭頂，揣骨看相似的揣了一會，用中指按著腦後的一根骨，說道：「原來你頭上有這根仙骨，有求仙訪道的緣份。我這洞裡，便是有道之士也不容易進來，你此來自非偶然的事。你年紀小，大約也不知道這裡是甚麼所在。這山是天下有名的四川峨嵋山，凡是修道之士，每年必借著朝峨嵋來此聚會一次，非有大本領的不能進這洞府。你的緣分不淺，就在這裡住著罷，等到有機緣再送你回家鄉去。」孫癩子平日腦筋是糊裡糊塗的，自吃下那個餅子，忽然明白了，自然知道跪下去，拜求老頭收他做徒弟，老頭也就欣然應允。從此孫癩子便從這老頭學道，才知道滿室的白光，就是從老頭身上發出來的。老頭傳他修煉的方法，他很容易領悟。洞裡四時皆是春和氣候，不冷不熱，老頭除了傳授孫癩子修煉方術之外，終日只靜坐在石床上，不言語不飲食。每日從袖中取出兩個燒餅給孫癩子吃，也不知道餅從何來。口渴了房子石壁上，有一個小窟窿，是用木頭塞住的。拔出木塞，即有一線極清冽的泉水流出來，可用手捧著止渴。在這裡面，不但不知道冬夏，並不知道晝夜。老頭吩咐他每到房中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，不可胡亂走動，只許閉目靜坐，依照傳授的方法修煉。

初時，孫癩子並不知道何以房中會忽然漆黑？遵著老頭吩咐的，哪裡敢亂動一下。好在老頭傳他修煉的方法，正是要坐著不動的。房裡光明的時候，心裡不容易寧靜，倒不如漆黑的好做工夫。是這般的在洞中修煉，也不覺的經過了多少時日，只記得有無數修道的人，曾來洞裡聚會過四次。聚會時所談論的言語，孫癩子聽了都摸不著頭腦。來時沒人從洞口走進，散時也沒人從洞口走出，一個個都是霧霧眼就不看見了。直到第四次聚會時，老頭才教孫癩子拜見那些修道的人，告知他某個某個的姓名。孫癩子自會著許多同道的人，才知道這老頭叫做畢南山祖師，已曾經屍解過七次了，為當時劍仙中資格最老，本領最大的一個。童身修煉，比存了身的容易。畢南山曾對孫癩子說過每年聚會一次的話，孫癩子經過四次聚會，是已修煉過四年了。這時孫癩子的工夫，也就不甚淺薄了。漸漸知道房中忽然漆黑的緣故，是因畢祖師每夜在亥子相交的時候，必到山頂最高之處，修煉到日出才回洞，不過不知道修煉的是甚麼道法？

孫癩子靜極思動，要求每夜回到山頂上去。畢南山道：「你要同去不難，但是非傳給你幾種防身禦侮的法術，冒昧出洞，難保不受驚嚇。」當下就傳授了幾種法術給孫癩子。法術確是不可思議的東西，只要得了真傳，頃刻之間便能自由使用，與學會了多年的並無分別。孫癩子既學會了法術，這夜便能跟著他師傅到峨嵋山頂上。他存心要看師傅在山頂如何修煉，這夜銀河高掛，月色空明。孫癩子已有四年未見天日了，此時見了這般清秋景物，心裡說不出的高興。正要借月色看看四山形勢，只見師傅右手仗劍，左手捏訣，劍尖向空一繞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登時劍尖上射出一線白煙來，越射越遠，在空中凝而不散。轉眼之間，白煙就變成了一天濃霧，整整的籠罩了這座峨嵋山頂，星月之光，都黯黯無所見了。孫癩子低頭看自身，與在洞中一樣，真是伸手不見五指。忽覺眼前有光一閃，急朝光處看時，原來是從他師傅的頭頂上射出光來，這一道光直沖霄漢，濃霧被衝開了一個洞，月光即從圓洞中照在他師傅身上，彷彿是在房子裡開了個天窗，由天窗裡射出來的月色，從天頂射上去的那道光，與月光融合，已分不出誰是月，誰是光了。他師傅從容盤膝坐在一塊石上，也和坐在洞中石床上一般，閉目垂眉，不言不動。孫癩子見山頂都為濃霧所罩，不辨高低路徑，不敢走動。料知師傅一時是不會回洞去的，遂也就他師傅身旁坐下來，自做工夫。直到月影西斜，他師傅才收了一天濃霧，帶他回洞。第二夜又帶他出來，是這般在山頂上又修煉了幾個月。他師傅漸漸的許他白日出洞外玩耍了。

這夜，他跟著他師傅在山頂上起霧，剛將山頂照例的籠罩了，耳裡忽隱約聽得有一下鐘聲。那聲音悠揚清遠，孫癩子知道山下有寺，估量這鐘聲必是從寺裡發出來的，毫不在意。誰知那鐘聲過去，濃霧頓時沒有了。正自覺得奇怪，看師傅也似乎現出很驚疑的神氣，才收劍盤膝坐好，又立起身來，重新作法。這回的霧，比平常來得更濃厚，一霎時就瀰漫了山頂。接著又聽得一下鐘響，說也奇怪，鐘聲過去，又是天清地白，濃霧全消了。孫癩子看師傅的神情，好像有些著慌的樣子，忍不住說道：「師傅，我聽得出這鐘聲是伏虎寺裡發出來的，一定是伏虎寺的禿驢，知道師傅在這裡起霧，有意和師傅鬥法？」畢南山聽了，搖頭不做聲，將指頭捏算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卦象和平，不是有人和我鬥法。」說話時，鐘聲又響了。畢南山點頭道：「這是伏虎寺裡撞幽冥鐘，只好讓他撞過了再說。」孫癩子心裡不明白，何以伏虎寺裡撞幽冥鐘，山頂上會作不起霧？見師傅已閉目凝神坐著，不敢追問，仍疑惑是和尚有意為難。直坐到子時過後，幽冥鐘停歇了，畢南山方起身作霧，照常修煉。從這夜起，寺裡每夜撞幽冥鐘，畢南山就每夜須等到鐘聲過後，才能修煉。孫癩子實在納悶不過。

這日，趁白天走出洞來，徑到伏虎寺找當家和尚說話。這時伏虎寺的當家和尚了空，雖是一個有道行的好和尚，只是並沒有神通法術。孫癩子走進伏虎寺，見一個小沙彌正在殿上燒香。他也不知道甚麼禮節客氣，即哇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們當家和尚是那個，快去叫他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小沙彌倒吃了一驚，回頭看是一個癩頭叫化便也沒好氣的答道：「你是那裡的爛叫化臭叫化，敢到這裡來吆喝、撒野？還不給我滾出去。」孫癩子大怒道：「你這小禿驢罵我嗎，我且打死了你，再和你當家的禿驢算帳。」孫癩子在洞裡雖是不曾練武，然由修道得來的武藝，比從一切拳教師所練的武藝都高強得多，外強中乾的小沙彌，那裡是他的對手。一隻手捏住小沙彌的胳膊輕輕一提，就提得雙腳離地，往地下一放，就倒在地下不能動彈，只得張開喉嚨「哎呀哎呀」的叫痛。這一叫，叫得裡面的了空和尚聽見了，連忙出來問是甚麼事？孫癩子正指著小沙彌罵道：「你若再不去把你們的當家和尚叫出來，我止三拳兩腳就取了你的狗命。」

了空和尚一路念著阿彌陀佛，走近孫癩子跟前，合掌當胸，說道：「小徒有甚麼事開罪了施主，求施主念在他年紀小，寬恕他這一遭。若是不能寬恕，就請將事由說給老僧聽，老僧自當懲辦他。」孫癩子見了空這們溫和客氣，倒覺不好再惡狠狠的說話了，只得按一肚皮怒氣，掉轉臉將了空打量了幾眼，見是一個六七歲的老和尚，慈眉善目，滿目春風，不由得也用很和緩的聲口手指小沙彌說道：「我到這寺裡來，並不是找他說話，只因有事特來會會這裡的當家師。叵測他不但不肯替我傳話，反開口就罵我爛叫化臭叫化。我是個多年在山中修道的人，役閒工夫在衣服上講究，他不應該見我身上衣服不好，便罵我，叫我滾出去。」此時小沙彌已爬起身來辯道：「我為甚麼先開口罵你，你自己不講理，沒名沒姓的向我吆喝，開口就要我把當家和尚叫出來，誰是你家的當差，誰吃了你的飯，要聽你的叫喚？」這幾句話說得孫癩子惱羞成怒，又待發作了。了空卻即向小沙彌叱道：「不許多話，進去罷。」隨即又對孫癩子合掌道：「小徒不懂事，老僧自會責備他。請問施主要找老僧有何見教，請進裡面來坐著好說話。」了空當將孫癩子引到一間客室坐下。

孫癩子說道：「我此來不為別事，就為每夜跟我師傅在山頂上修道，親耳聽得你這寺裡打鐘，使我師傅的霧作不起來，以致我師傅每夜得遲一個時辰修煉，這虧吃得不少。我實在忍無可忍了，不得不來問個明白：你這寺裡究竟是誰存心和我師傅作對？你是當家師，必然知道，請你交出這個人來，我自和他說話，不干你當家師傅的事。」了空聽了，茫然摸不著頭腦似的說道：「施主這話從那裡說起，這寺裡的僧人，從來安分守法，一點兒不敢胡為。令師是甚麼人？這峨嵋山頂上，並沒有寺院、房屋，令師每夜在

甚麼地方修道？何以知道是因這寺裡打鐘才作不起霧來？」孫癩子道：「你不要裝成這糊塗樣子。我師傅是誰，你不知道，還可以說得過去，因為僧道不同門，平日沒有來往。至於你自己寺裡每夜打鐘，難道你也可以說不知道嗎？」

了空笑道：「老僧為甚麼裝糊塗，山寺裡打鐘打鼓，是極平常的事，早夜都是免不了的。施主於今說寺裡不應該打鐘，打鐘便使令師不能修道，是存心和令師作對，教老僧怎生能不糊塗呢？」孫癩子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看你的年紀已這們大了，確是一個好和尚的樣子，料想你是不至無端作惡，與我師傅為難的。只是你這伏虎寺裡的和尚不少，你得仔細查一查，看半夜三更撞鐘的是誰？平常這寺裡打鐘打鼓，我也曾聽得過，並不妨事。只近來每夜在亥子兩個時辰之內，一下一下很慢的撞著，你這裡鐘聲一響，我師傅在山頂起的濃霧就登時被鐘聲衝散了，害得我和師傅都坐在山頂等候，到今日已將近一個月了。」

了空聽到這裡，不住的哦了幾聲道：「老僧明白了，這鐘是住在山下的一個紳士，為要超度他去世的母親，托老僧替他撞的幽冥鐘。這鐘須撞到四〇九日。不錯，今日已撞過了二〇九日，只差二〇日了。這鐘撞起來，在幽冥的力量是很大，但是何以撞得令師的霧作不起來，老僧卻不明白。」

孫癩子見了空說的果是幽冥鐘，和畢南山說的相對，便問道：「幽冥鐘是甚麼鐘？」了空道：「就是和佛殿上所懸掛一般的鐘並無分別，不過撞時所持的經咒不同罷了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每夜撞鐘的是誰？就是你嗎？」了空道：「不是老僧。寺裡有一個聾了耳朵的老和尚，今年八〇六歲了，歷來是他專管撞幽冥鐘。他因老態龍鍾，又聾了耳朵，已有二〇多年不出寺門了，除替人家撞幽冥鐘以外，終日只是持佛號不歇。老僧能擔保他，決不知道有令師在山頂上作霧，存心用鐘聲將霧衝破。」孫癩子搖頭道：「這話只怕難說，我不相信不存心與我師傅為難，一天濃霧會無緣無故的被鐘聲衝破。從來霧不怕鐘，鐘也不能破霧，可見有人從中弄鬼。你且帶我去瞧瞧那鐘，並還見見那撞鐘的和尚。」了空點頭道：「可以，就請同去。」

說著起身引孫癩子走到寺後一所孤另另的樓房跟前。這所房子的形式奇特，從頂至底，足有五六丈高下，卻只最下一間房屋可住人。這間房屋之上，高聳一座鐘亭，亭裡懸掛一口鐵鐘，一根長繩垂下，繫在撞鐘的木棒上。撞鐘的坐在房中，只須將長繩牽動，那木棒自然向鐘上撞去。孫癩子問道：「半夜撞的就是這口鐘嗎？」了空道：「正是這口鐘。這鐘已用過了七八〇年了，原是專為撞幽靈鐘而設的。撞鐘的老和尚正在房裡念佛，施主看他可象是一個存心和令師為難作對的人？」孫癩子跨進房間，只見一張破爛的禪榻上，盤膝坐著一個腰駝背的老和尚，雙手念著一串念珠，口裡咕嚕咕嚕的念著，那根撞鐘的長繩，就懸在右手旁邊。和尚的手臉都污垢不堪人目。頭頂上稀稀的留著幾根短髮，原是白的，大約因積久不洗，已被灰塵沾得著又粗糙又黃黑了，彷彿成了一堆秋後凋零的枯草。孫癩子走近前，劈面問道：「這幾夜撞幽冥鐘的是你麼？」老和尚慢慢的抬起枯澀的眼睛，望了一望，搖頭不答，口裡仍繼續著咕嚕咕嚕。孫癩子見他搖頭，只道是不承認夜間撞鐘的是他，忿忿的回頭問了空道：「他說夜間撞幽冥鐘的不是他，你怎的對我說假話？」了空笑道：「他何嘗這們說了，無論甚麼人和他說話，他都是搖頭不說甚麼，因為他的耳朵異乎尋常之聾，簡直連響雷都不聽得，聽不懂人家說的是甚麼，所以不能回答。二三〇年來多是如此。就是老僧教他撞鐘超度亡魂，也得寫字給他看，口說是不中用的，老僧出家人，豈肯說假話？施主不要多心，請回去對令師說，夜間作不起霧，多半是另有緣故，不與幽冥鐘相干。」

孫癩子看兩個老和尚的情形，也覺得不像是存心和師傅為難的人。然心想：師傅作法起霧，我親眼看見的已有半年了，沒一夜不是劍頭一繞，便是濃霧瀰漫，惟有幽冥鐘一響，就如風掃殘雲，消滅得乾乾淨淨。這口鐘，據當家師說，已用過七八〇年了。我小時曾聽得人說，一切物件，都是年久成精。莫不是這口鐘順懸在高處，年深月久，吸受得日精月華多了，已成了妖精，在暗中與我師傅作對？兩個老和尚自然不知道。我既到這裡來了，不管他是也不是，且把他毀了，免得我師傅每夜耽延修煉的時刻。即算毀錯了一口鐘，也不值了甚麼。想罷，覺得主意不差，遂對了空說道：「我也相信你和這個聾和尚都不至與我師父為難，但我師傅每夜在山頂上修煉，非有濃霧將山頂籠罩不可，近一個月以來，確是因為這口鐘響使我師傅作不起霧來。我於今並不歸咎你們，只毀了這口鐘就沒事，我毀了之後，你們要撞幽冥鐘，換過一口使得。」

了空驚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這鐘是伏虎寺的，不是施主家裡的，不能由施主毀壞。」孫癩子道：「這鐘妨礙我師傅修道，如何由不得我，難道倒要由你嗎？」了空道：「你怎的這般不講理。若是伏虎寺的東西，可以這們聽憑外人前來毀壞，一點兒不講情理，那還了得嗎？我不做這寺裡的當家師，輪不到我過問，既是我當家，這鐘就不能由你隨便毀壞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你只怕是老得糊塗了，我要毀壞你這口鐘，難道還要問過你肯不肯麼？我老實對你說，我此刻就在動手毀了，看你有甚法子阻攔？」了空聽了，氣忿得沒有回答，以為這口鐘高高的懸掛著，要毀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估料象孫癩子這般一個叫化，不多邀些幫手來，一個人是決不能行強將鐘毀的。心中暗自打算：這伏虎山寺裡已有幾〇個和尚，齊集在這裡保護這口鐘，倒看他如何動手毀壞？」

了空正自這般計算，只見孫癩子抬頭望著那口鐘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究竟夜間撞得我師傅作不起霧的，是不是這個東西，我何不試撞一下，看響對也不對？」一面是這般鬼念著，一面舉起右手，伸直一個食指，做出敲東西的手勢，向那鐘敲去。真是奇怪，食指在地下一敲，鐘便應手「噹」的一聲響了，比用木棒撞的還響得清澈，只響得坐在房裡念佛的聾和尚都抬起頭來，看這鐘何以不撞自響。孫癩子接連又敲了幾下道：「一點兒不錯，正是這東西作祟。」了空不禁驚懼起來。心想：看不出這樣一個後生，竟有如此法術，這就不能不懇求他了。連忙對孫癩子陪笑道：「你要毀壞這口鐘沒要緊，只是得請原諒，這鐘亭的工程不小，非費極大的手腳，不容易將這們大的一口鐘懸掛上去。並且偌大一個峨嵋山，就只伏虎寺有這座鐘亭，實在是因建造一座，非有絕大誓願，經〇多年募化不能成功。今以虛無渺茫的事將他毀壞，豈不太可惜了。」

孫癩子圓睜兩眼，喝道：「你剛才還那們硬，這時又軟起來了嗎？不行，不行，你只知道你這鐘亭的工程不小，卻不知道我師傅修煉的工夫更大呢。」說罷口中唸唸有詞，跟著將左手握著拳頭，彷彿抓了甚麼東西對鐘放去的樣子。這一來不好了，孫癩子的左手五指剛放開，脫手就是一個大霹靂，連鐘帶亭子都劈落到山下去了。鐘破亭裂的響聲，震動數里。坐在鐘亭底下念佛的老和尚，聞聲倒打了一個哈哈，就這們赴極樂世界去了。滿寺的僧人一齊驚得來寺後探看，孫癩子也不作理會，劈了鐘亭，就大踏步往外走。眾僧人向當家師問了情由，大家不服，要追上去將孫癩子扣留，向他師傅論理。了空搖手止住道：「這也是一場魔劫，躲不了的，由他去罷。他有邪術，我等不是他的敵手。」眾和尚聽了才不敢追趕。不知這幽冥鐘被毀以後，畢南山是如何的說法？且待下回再說。